

第一章 識破假路引

韓嘉宜下樓時，才辰時一刻，客棧前堂已經坐得滿滿當當的。昨夜留宿的客人都在用早膳，食物的氣味讓幾乎作了一夜噩夢的她有些不適。

「韓老弟，這裡這裡！」

東邊角落裡有個粗獷的聲音忽然響起，引得不少人側目。

韓嘉宜循聲望去，一眼看到那個滿臉絡腮鬍的中年男子。她扯一扯嘴角，大步向他走去，「鄭三哥。」

這是一張不大的四方桌，除了鄭三哥之外，還有一個陌生人。

此時客棧人多，素不相識的人同桌而食並不少見，韓嘉宜只匆匆掃了一眼，隱約瞧見那人臉上有道傷疤，也不多想，直接在鄭三哥身旁坐下。

「小二，再來些清粥小菜。」鄭三哥高聲吩咐店小二，又轉向韓嘉宜，笑呵呵道：

「咱們的飯錢都含在昨夜的房費裡，不吃白不吃。」

韓嘉宜輕輕「嗯」了一聲。

她昨夜沒睡好，一直在作噩夢，甚至還夢到被利箭當胸穿過，醒來時腦袋痛得厲害，這會兒也提不起精神來。

鄭三哥吃飯極快，韓嘉宜的清粥小菜還沒上，他幾口就吃完了餅子，又咕嚕咕嚕將一碗粥喝了個乾淨。

胡亂抹了一下嘴，他低聲道：「現在咱們離京城還有三十里，我趕車快一點，最遲午後就能到啦……給你送到，我就回去。」

說到分別，他未免心生不捨。同行數月，他對韓老弟印象不錯，能吃苦，不怕累，心地善良，出手大方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到底年紀小，身量單薄，容貌又過於秀氣，顯得沒什麼男子漢氣概。不過或許就是這個緣故，讓人不自覺地想幫扶一二。

「辛苦鄭三哥了。」韓嘉宜誠心誠意道謝。

鄭三哥形貌粗獷為人仗義，從睢陽到京城這一路，多虧了他照顧。

嘿嘿笑著，鄭三哥在她胳膊上拍了一下，頗為豪爽道：「你錢都給了，我送你進京是應該的，說什麼辛苦不辛苦。」

說話間，店小二端著粥餅和幾樣小菜過來，「客官請慢用。」

韓嘉宜肚子咕咕直叫，卻沒什麼食慾。她剛拿起細長的筷子，就想到夢裡朝她飛來的羽箭，胸口也開始隱隱作痛，她默默歎一口氣放下筷子。

唉，作噩夢真是影響心情。

「怎麼不吃？我覺得味道還不錯，你多吃些，才有力氣，今天還要趕路……」鄭三哥話未說完，就微微變了臉色。

一隊身穿錦衣衛官服的男子魚貫而入，原本喧鬧的前堂在一瞬間安靜下來。

見錦衣衛迅速將客棧包圍起來，掌櫃慌忙迎上去，對著來人當中唯一穿著便服的年輕人道：「官爺，這是……」

那人揮一揮手，冷聲道：「錦衣衛辦案，閒雜人等不要多事。」

這聲音隱約有些熟悉，韓嘉宜下意識看過去，可剛一轉頭，手就被鄭三哥狠狠打

了一下。

他小聲提醒，「別惹錦衣衛！」

鄭三哥是個大嗓門，他雖然有意壓低聲音，但因為前堂太過安靜，他的話仍清晰地傳到眾人耳中。人人皆知錦衣衛惹不得，然而這般直接說出來的還真不多。

他話音剛落，就有兩個錦衣衛提著刀滿面殺氣的朝他們走了過來。

韓嘉宜心頭突突直跳，一聲「我們是良民」還未說出口就聽「唰」的一聲響，那兩個錦衣衛齊齊抽出刀，對著韓嘉宜對面那個臉上有刀疤的男子喝道——

「楊洪升，還不束手就擒！」

咦？韓嘉宜大眼圓睜，怔了一瞬後，喜意不禁爬上心頭，不是衝著他們來的，甚好甚好，她就說她沒那麼倒楣。

刀疤男猛地一拍桌子，不知從哪裡抽出一把劍，暴喝一聲，「你們不要欺人太甚！」一躍而起，上前與錦衣衛纏鬥在一處。

韓嘉宜何曾見過這種場面？她閃避在一旁，伸手掩了雙眼，卻忍不住透過指縫看去。

錦衣衛訓練有素，出手快捷，即使刀疤男身手不錯，但以一敵二很快地落敗，被人用刀架在了脖子上，又有錦衣衛上前，反剪了他的雙手。

「你們這群鷹犬，老子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！」刀疤男掙扎著口中罵罵咧咧，忽地被一聲「啊」的慘叫所取代。

「很吵。」

是先前那個有些熟悉的聲音，韓嘉宜一時猜不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

前堂安安靜靜，再無人出聲。鄭三哥衝著她比了個手勢，韓嘉宜略一思忖，隨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：是有人出手卸掉了那個刀疤男的下巴，讓其無法出聲。

韓嘉宜呼吸一窒，不自覺的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莫名覺得有些疼。暗忖：沒事沒事，錦衣衛辦完差事，很快就要走了。

可惜那些錦衣衛並沒有立刻離去，制住刀疤男後，一個錦衣衛向她和鄭三哥走了過來。

這人看著二十出頭的年歲，圓臉微黑，眉眼爽利，他眼角微挑問：「你們是楊洪升的同黨？」

「誰？楊洪升？」鄭三哥嚇了一跳大驚失色，聲音不自覺提高了幾分，「通敵賣國的楊洪升？」

韓嘉宜也是一怔，他們昨日投宿客棧時，隱約聽說前兵部侍郎楊洪升是南夷臥底，朝廷正捉拿他。

難道說方才和他們同桌而食的那個人就是楊洪升？她沒有聽錯？不過這也太巧了吧。

她心緒複雜，鄭三哥已然回過神，他滿臉堆笑神態恭敬道：「官爺明鑒，我們是從睢陽來的，去京城探親，和那個楊洪升不是一夥的，我們跟他素不相識，只是因為這邊人多，見他沒地方坐，才讓他蹭了一下桌子而已。吶，這是我的路引，官爺請過目。」

韓嘉宜眼睜睜地看著鄭三哥從懷中掏出路引，恭恭敬敬呈給那錦衣衛，要阻止已經來不及了。

那錦衣衛接過路引端詳道：「鄭老三，睢陽人氏，身長八尺，面黑長鬚……」

「是，是，是。」鄭三哥不斷點頭附和，又用手肘捅了捅韓嘉宜，「韓老弟，你的路引呢？快拿出來。」

韓嘉宜頓時困意全無，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路引這東西她有，不過是假的。

那錦衣衛已然將視線轉向她，「路引。」

韓嘉宜心狂跳著，一時間思緒千迴百轉，面上卻儘量不變神色，應了聲，「是。」取出路引遞了過去。

她對自己說不怕不怕，這一路行來各個關卡都過了，縱然錦衣衛心細如髮，也不一定能察覺。

「韓嘉，睢陽人氏，年十四……」那錦衣衛一邊端詳，一邊打量她，嘖了一聲，「年紀不大啊。」

聽他語氣平穩，韓嘉宜略略放心，微微一笑，「嗯。」

錦衣衛盤問這兩人，其他房客也不敢輕舉妄動。

只有掌櫃親自拎著茶水穿梭其間，「官爺，用點茶吧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又是先前那冰冷的聲音道。

韓嘉宜抬眸瞧了一眼，還是那個穿便裝的，碰巧他也正向她這邊看來，四目對上，她不禁瞳孔微縮，全身的血液似乎在這瞬間凝固，只剩一顆心怦怦狂跳。

是他！

一縷陽光穿過前堂的大門照進來，落在他的眉峰上，將他的面容勾勒得無比清晰。長眉入鬢，目若點漆，長相英俊卻冷峭，像是一把剛出鞘的寶劍，還帶著凜冽的寒意。

她很確定自己過去十四年來從未見過這個人，可是他卻於昨夜出現在她夢裡。夢中的一幕幕如走馬燈般在她眼前一一浮現：飛奔的馬車，穿胸而過的利箭……她眼皮突突直跳，腦袋也隱隱作痛，她忍不住按了按眉心，對自己說，夢而已，巧合而已，不要多想。

那人約莫二十出頭，身材高大而瘦削，一身玄青色長衫在一群錦衣衛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。他微眯著雙眼，輕易察覺到了她的異樣，大步向她這邊走來，對正檢查路引的那個圓臉錦衣衛伸出了手，「高亮。」

「大人。」高亮會意，匆忙將兩份路引呈了上去。

大人？韓嘉宜低著頭，眼角餘光瞥見他正翻著路引，手指修長，骨節分明，乍看還真看不出這手能輕鬆卸掉旁人的下巴。看他年紀也不大，卻已被人稱為「大人」，這人的官銜是百戶？千戶？

「韓嘉。」

「嘎？」驟然聽到「自己的名字」，韓嘉宜抬眸，對上一雙幽深冰冷的黑眸。

見他靜靜看著她，眸中閃過一絲興味，令她心裡一沉，一種不祥的預感浮上心頭。

「這路引是假的。」那人說著隨手將路引擲到高亮懷裡，異常篤定。

「假的嗎？」高亮一副吃驚的模樣，手忙腳亂翻過來看了看，不像假的啊。「年紀、口音、相貌，都對得上，還有睢陽縣官衙的大印呢。」

他又低頭仔細去看，還真看不出有什麼不妥。

那人嗤笑一聲，「睢陽官衙大印有個細小的缺口，你看這路引的印上有嗎？更何況……」他稍微停頓，目光在韓嘉宜臉上停留了一瞬，聲音轉冷，「站在你面前的，分明是個姑娘。」

「啊！」他這話一出口，高亮以及鄭三哥俱是一怔，「姑娘？」

這聲音不高不低，又有幾個錦衣衛聞言立時看了過來。

韓嘉宜能感受到投射來的目光，她一顆心上上下下，臉上半點血色也無。

鄭三哥見狀，下意識辯解，「不，不是姑娘啊！」他說著仔細打量一路護送的韓老弟，見其雖然穿著寬大的男裝，看不出身形，但面容雪白，五官精緻，不遜於女子。他以前只想著是富貴人家的少爺，養得嬌一些，年紀又小，雌雄難辨並不奇怪，而今經人一提醒，心頭忽地閃過一個念頭：真是個小姑娘嗎？

高亮也盯著韓嘉宜，一臉的不可置信，「不是吧？」

「怎麼？沒瞧出來？」那人冷眸微眯。

高亮連連搖頭，繼而想到了什麼，又大力點頭。他細細對比兩份路引，果真發現了細小的不同，他眼中閃過敬佩之色，「大人果然明察秋毫。」

至於面前這個美貌少年，大人說是女的，那真的有可能是女的。

韓嘉宜見事已至此，沒有再抵賴的必要，她定了定神，順勢福一福身，「大人明鑒，我確實是女子，出門在外圖個方便，才穿了這麼一身衣裳。」

「圖方便，那路引又作何解釋？」那人長眉一挑，目光隨即冷了下來。

高亮迅速抽出刀，目光灼灼，逼近這個穿了男裝的小姑娘，「說，妳和楊洪升是什麼關係？」

他們接到的消息，楊洪升是孤身一人，沒聽說有同黨，不過因為這兩人與楊洪升同桌而食，便例行查問一番，卻不想這人偽造路引，形跡可疑，縱然不是楊洪升的同黨，也不會是個良民。

韓嘉宜心頭一跳，後退一步，急道：「我和那個楊洪升沒有絲毫關係！」

高亮哼了一聲，「到了這個時候妳還想抵賴？」

韓嘉宜辯道：「我沒有抵賴，我跟楊洪升真的沒有任何關係。這路引是假的，可我進京投親是真的，鄭三哥可以作證。」

她有點後悔了，當初情況緊急，她尋思著那些人肯定想不到她會用男子的身分離開睢陽，就用「韓嘉」的名義假造了路引，早知今日她就該多做一手準備，還有她怎麼就不知道睢陽縣官府大印有缺口？

高亮冷笑，「有沒有關係，帶回詔獄審一下就知道了。」

回過神的鄭三哥又因為這句話而面色慘白，「詔、詔獄？」進了那地方還不脫層皮？

韓嘉宜亦是一陣心慌，深吸一口氣，「我確實是來投親的，而且我要找的人，想

必你也聽說過。」

高亮問：「誰？」

韓嘉宜穩住心神，道：「錦衣衛指揮使，陸晉。」

「誰？」高亮猛然提高聲音，下一瞬，他就扭頭看向神色莫名的大人。

不只是他，其他錦衣衛也朝這邊看了過來。

那人橫了他們一眼，眉心幾不可察地一皺，又很快地鬆開。

高亮咳嗽一聲，「妳說妳要投奔的親人是我們指揮使大人？那妳是他什麼人？」

韓嘉宜敏銳地意識到氣氛不大對勁，但此時的她已無太多選擇，無論是被當做楊洪升的同黨還是流民，都對她十分不利，她絕不能被他們帶到詔獄去！

她儘量自然的道：「他是我的兄長。」

輕舒一口氣，她想搬出陸晉的名頭來，應該能免去詔獄之災吧？

然而她話一出口，周圍人的神情卻陡然變得古怪起來。她聽到一聲輕笑，緊接著是那道熟悉的聲音道——

「哦？我怎麼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妹妹？」

「妹、妹妹？你……」韓嘉宜瞪大眼睛，他是陸晉？

他怎麼穿常服？捉拿楊洪升需要他親自出馬嗎？一時間，她腦海中湧現出許多念頭。

見他唇角上揚，牽起意味不明的笑，她心裡咯噔一下。昨夜的夢境再一次浮上心頭，身體不自覺地打了個寒顫。

「怎麼？妳不認得妳要投奔的兄長？」陸晉冷淡地看著她。

韓嘉宜思緒轉了幾轉，不自在的神情一閃而過，但很快便恢復鎮定，「只是聞名從未見面，當然不認得，兄長莫怪。不過，兄長應該知道小妹吧？我母親姓沈，在娘家姊妹中排行第三，我舅舅單名一個修字，我姓韓，從睢陽來。」

她心想話說到這分上，對方如果真是那個陸晉，肯定就知道她是誰。她小心翼翼覬著陸晉，眼中有些期待又有些不安，卻見對方的臉色倏然沉了下來。

聽她提到沈修，陸晉心念微轉，已然明瞭她的身分。不過想到她的假路引，他眉目冷然，「我如何知道……」

「我自然是有證據的。」韓嘉宜出聲打斷他的話，「而且錦衣衛手段了得，我……」

她本欲說上一句「我豈敢在你們面前撒謊」，可話到嘴邊，想起自己那露出破綻的路引，臨時改成——「我如果說的是假的，也瞞不過你們的法眼，是不是？」

她按捺下內心的惶急與不安，臉上笑意盈盈。

陸晉雙目微斂，不動聲色的打量她，見她不過十四、五歲的年紀，明眸善睐，顏若朝華，眼裡透著一股沉靜之色，竟是毫無懼意。他視線微移，看向她不知何時攥緊了的拳頭，他輕哂，重新將目光投向她的臉上。

鵝蛋臉杏仁眼，娟秀清麗，頗有書卷氣，仔細瞧的話，從她那似乎刻意掩飾過的眉目間隱隱能看出幾分沈氏的影子。他不輕不重哼了一聲，神色稍微緩和了些。沈氏是他的第二個繼母，在嫁進長寧侯府之前，確實曾嫁與睢陽韓方為妻，並生有一女。如果他沒記錯的話，沈氏的那個女兒今年正是十四歲，而關於沈氏過去

曾有子嗣一事，京城中並無多少人知曉。

韓嘉宜心中惴惴，苦著臉，一雙翦瞳秋水淚光盈盈，「我說的都是真的，你們若不信，把我母親請來一問便知，我四歲的時候……」

陸晉長眉一挑，眼角餘光掠過前堂或站或坐一個個向這邊張望的諸人，知道他們都在豎著耳朵聽。他眸色轉冷，伸手制止她說下去，「我沒有興致在這聽妳講故事。」

「不想在這兒？那咱們就借一步說話？」見他抬腳欲走，韓嘉宜即刻接道。她眨了眨眼，一雙靈動水眸直直地看著他，到底沒膽大到把那句可以拉近關係的「兄長」給叫出來。

怔了一瞬，陸晉唇角微揚，牽起意味不明的笑，這小姑娘生得柔柔弱弱，膽子可不算小。他輕輕唔了一聲，「也好。」

高亮輕哼，做了一個請的動作，「姑娘，請吧。」

眼看著韓老弟要被帶走了，鄭三哥急道：「韓老……呃，韓姑娘。」

韓嘉宜輕歎一聲，從袖袋中取了碎銀出來，拋給站在一旁的鄭三哥，神情懇切道：「鄭三哥，這一路辛苦你了，我如今人已到了京城，也跟……」她說著飛速地瞧了陸晉一眼，聲音不自覺的降低一些，「也跟我這位兄長相遇了，你速速回睢陽去吧。」

她並不想連累旁人，然而她這話一出口，鄭三哥不由得生出萬丈豪情來，「韓姑娘，妳別害怕，我相信妳，我相信妳說的都是真的。」

韓嘉宜笑起來，心想，鄭三哥這人還挺有意思的，她以韓嘉的身分和他相處時，所說的身世完全是假的，他都已經知道她不是韓嘉了，還說相信她。

不過這麼一笑，她心裡的不安倒是消散不少，她對陸晉可不曾說過一句謊話……哦，或許有半句，她此次進京，主要是為了投奔自己嫁入長寧侯府的生母，不巧她母親有兩個繼子，居長的那個就是陸晉。

陸晉喚過掌櫃簡單詢問兩句，得知這位韓姑娘確實是與鄭老三一同進店的，和楊洪升同坐一桌實屬偶然。

韓嘉宜聞言又放心幾分，心想，這樣總能洗脫同黨嫌疑吧？

命手下帶走早已被制住的楊洪升，陸晉低聲吩咐高亮，「我先進宮覆命，你帶這位韓姑娘去……」他回首掃了一眼，見她正眼巴巴地瞅著自己，他眸光輕閃，飛速收回目光，「梨花巷，看緊一點。」

高亮大聲應道：「是！」他摩拳擦掌，越發篤定這個韓姑娘身分可疑，心想，妳也不打聽清楚，整個京城誰不知道我們大人只有一個兄弟，根本沒有姊妹！大人說了看緊一點，那就是必須嚴加防範。

韓嘉宜也有點懵了，梨花巷是什麼地方？

很快，她就知道了。

第二章 世子帶姑娘回府

韓嘉宜隨著高亮進了梨花巷後，在一處宅子前停下，她看著「陸宅」二字，暗忖：這就是陸家？陸晉已經相信了她的說辭？她是不是很快就要見到娘親了？

一想到即將看見那闊別十年的生母，她期待又不安。她四歲那年娘親就離家，也不知娘親還認不認得她？她是不是應該換下身上的男裝？

她心緒如潮，沒注意到高亮斜睨了她一眼。

梨花巷陸宅是錦衣衛指揮使陸晉的一處私宅，陸晉偶爾會在此地留宿，高亮也時常來這裡，此地的僕從對他並不陌生，他敲響門後便領著韓嘉宜入內。

韓嘉宜漸漸意識到不對勁兒，這宅子若是侯府也太小了些吧。她略一思忖含笑問道：「高大哥，這就是長寧侯府嗎？」

「哼！」高亮重重地哼了一聲，「長寧侯府？當然不是。」

果然要小心提防她，才多久時間，就開始喚他高大哥？須知他可是排行第二。

「不是嗎？那這是哪裡？」

高亮卻不肯回答她，他抱著刀站在她對面，神情嚴肅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她。

韓嘉宜沒來由地一陣心慌，略微動了半步，就聽到「唰」的一聲，高亮竟拔出刀。陽光照在刀刃上，反射的光芒有些刺目，韓嘉宜飛速地移開了視線。

高亮手握著刀柄，如隼的目光凝在她身上，慢吞吞道：「你知道錦衣衛的十八種刑罰嗎？」

眼皮跳了跳，韓嘉宜激靈靈的打了個寒顫，她悄悄後退幾步，「不、不知道。」

為什麼要跟她提這些？陸晉在搞什麼名堂？

錦衣衛聲名遠播，他們的一些懲罰，韓嘉宜自然是聽過的，不過陸晉讓高亮把她帶到這裡，不會就是為了讓她見識錦衣衛那些殘忍至極的懲罰吧！

韓嘉宜微微皺眉，陸晉沒相信她的說辭？

雖然今天是初次相遇，可她對陸晉並不算陌生，很久以前，她就知道母親沈氏嫁到長寧侯府，長寧侯的長子名喚陸晉，是今上的親外甥。兩年前陸晉武舉奪魁，被皇帝任命為錦衣衛指揮使，年紀輕輕身居高位，除卻他是皇帝的親信這一點不提，他本人頗有些本事。

如果不是跟陸晉勉強沾親，她肯定不敢跟他有什麼牽扯。

回想起那些傳言，韓嘉宜心頭突突直跳，一陣驚慌。

高亮眼睛盯著手裡的刀，眼角餘光卻在留神觀察她，見她有些失神，他輕嗤一聲，心想：就這膽量，也敢假裝是大人的親眷。

他慢吞吞道：「哦？是嗎？那妳不用感到遺憾，今天大概就能知道了。」

韓嘉宜頓時臉上血色盡褪，呼吸也不由得急促起來，聲音微顫道：「什、什麼？」

高亮抱刀而立，不再搭理她。

韓嘉宜一顆心久久不能平靜，她發覺自己只要身形略微一動，高亮就會用一種惡狠狠的眼神看著她，且目光有意無意地在他的刀上打轉。

威脅的意味這般明顯，欲哭無淚的韓嘉宜哪敢輕舉妄動，她只是拿了個假路引而已，有這麼嚴重嗎？

過了好久，她才努力穩住心神，思忖，高亮大概是來看守她的，真正決定她生死的恐怕還是陸晉，她得好好想一想，如何應對她的那位兄長。

反正她的身分是真的，也有證據可以證明，陸晉只要肯跟她好好談一談，沒道理

真把錦衣衛的十八種刑罰全用在她身上。再說他如果真不相信她，興許直接就將她帶到詔獄去了，如今她人在這裡，說明事情也不是沒有轉圜的餘地。

她清早沒吃東西腹中空空，此時越發饑餓。

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她聽到高亮略帶驚喜的聲音道：「大人！」

韓嘉宜精神一振立刻抬頭，撞進一雙幽深的黑眸中，她怔了一瞬，便移開視線。來者正是陸晉，他進宮向皇帝覆命後又去了趟詔獄，在已經用過刑的楊洪升那裡再一次證實「韓嘉」並非其同黨。處理完公事後，他才回到梨花巷陸宅。

陸晉長眉一挑，將眼底的訝然藏下，不過幾個時辰而已，這小姑娘怎麼瞧著不安了許多？

「大人，屬下幸不辱命。」高亮躬身行禮，臉上滿是笑意，他按照大人的吩咐，將人看得很嚴。

陸晉只點了頭，「嗯，事情辦得不錯，回去領賞吧。」

這次緝拿楊洪升，高亮出了不少的力。

「是！」高亮神情飛揚施禮離去，他把這人看得很嚴，看來大人很滿意。

此地沒有第三人了，陸晉這才將目光轉向韓嘉宜，神色淡然道：「妳說，妳是沈氏的女兒，有什麼證據？」

「這裡。」韓嘉宜向他伸出手。

陸晉眸光輕閃，望向她白嫩的手心裡躺著的一枚玉佩。

「我母親閨名是玉蟬二字，這個蟬型的玉佩她戴了許多年。我四歲那年父母分開，她走的那天清晨給我梳了頭，又把這個玉佩戴在我脖子上……」韓嘉宜聲音很輕，帶著若有若無的悵然。

她當時年歲小，很多細節並不大記得，只是後來曾聽家中長輩講起，那些畫面便像是生了根一般，印在她腦海深處。

面前的小姑娘清麗的小臉上滿是懷念，睫羽輕顫，水眸微閃，可惜陸晉不為所動，他似笑非笑的道：「就憑一枚玉佩？」

他雖這麼問，可心裡又信了幾分，沈氏的閨名他也是偶然才得知的，在長寧侯府恐怕沒幾個人知曉，她居然也知道。

「還憑我這個人。」韓嘉宜收回手，神情坦然，「我娘懷胎十月生下我，我身上哪裡有痣，哪裡有胎記，我娘最清楚不過了。」

陸晉輕嗤一聲，不置可否。

韓嘉宜有些急了，「我說的是真的。」

陸晉哂笑，「路引都能造假，怎知其他的就不是假的？」

韓嘉宜被他的話一噎，小聲道：「我也不想用假路引，我是被逼得沒辦法，真的路引……我、我沒有真的路引，才自己做了個假的。」

完了完了，他不會懷疑她連身上的胎記都是假的吧？

忽聽陸晉道：「收拾一下，隨我去見一個人，妳是真是假，一見便知。」

「嘎？」韓嘉宜一愣，才意識到自己聽見了什麼，心中滿是不可置信，然而卻不由得歡喜起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好啊、好啊。」只要能見娘就好了，娘肯定能認

出她來。

見她瞬間喜笑顏開，陸晉黑眸沉了沉沒再說話。

「我、我還有一件事……」韓嘉宜面露躊躇之色。

「嗯？」陸晉冷眸微眯。

「能不能借我一個地方，再給我半刻鐘，讓我去換一身衣裳？」韓嘉宜一臉懇求，

「我包袱裡就有，我不能穿成這樣去見我娘。」

母女重逢，她穿著男裝，算什麼回事？

陸晉眼神晦暗不明，良久，唇角輕揚，牽起意味不明的笑。這小姑娘很會順杆爬。

韓嘉宜話一出口，就有些懊惱了，見他神色轉冷，她更是後悔不已。

現在是講條件的時候嗎！當務之急是趕緊去見娘。

然而下一瞬她卻清楚地聽到對方說：「快一些。」

韓嘉宜漂在半空中的心條地落了地，她朝他露出一個大大的笑臉。

在一個安靜的偏房裡她闖上門，迅速換了衣衫，簡單挽個髮髻，也不施脂粉，匆忙將換下來的衣衫放入包裹中，走出房門。

陸晉雖然決定帶她去見沈氏，但對她並未完全放心。她在偏房換衣裳，他就在門外，想來她也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逃走。

聽到響動，陸晉立時看過去——

十四歲的少女眉目清麗，身形窈窕，眼中笑意盈盈，朝他福了福身，「兄長。」

陸晉雙目微斂，「別叫這麼早。」還沒認呢，這就喊起來了。

韓嘉宜立即從善如流，「是，大人。」

只要不拿錦衣衛的十八種懲罰對付她，叫什麼都行啊。

韓嘉宜心中幾分緊張，幾分期待，她坐在陸晉命人準備的馬車裡，手心緊緊攥著蟬型玉佩心想，娘一定還認得她。

梨花巷離長寧侯府不算很遠，過了約莫兩炷香的時間，馬車就停了下來。

門房的阿大看見世子歸來，喜出望外，正要上前行禮，卻見一個美貌少女從馬車內走了下來。阿大瞬間瞪大眼睛，世子帶了一個姑娘回府了！

「世、世……」一向口齒伶俐的阿大破天荒結巴起來。

陸晉瞥一眼已經跳下馬車的韓姑娘，神色淡然的對阿大略一頷首，「侯爺和夫人今日可曾出門？」

問侯爺和夫人？這是要讓他們過目？阿大深吸一口氣連連點頭，「在的、在的。」

很快他又搖頭，「沒有、沒有，沒有出去，都在家。」

陸晉點頭以示知曉，回眸對身後的少女道：「走吧。」

「嗯。」韓嘉宜穩了穩心神，努力讓自己保持鎮定。怕什麼，她又不是假冒的。

目送世子 and 那個姑娘進府，阿大還在心中感歎，世子竟然帶姑娘回府，不管是娶妻還是納妾，過了一年半載，可能就有喜事，再過個兩、三年，小小少爺就能在地上跑了，了不得呀！

韓嘉宜心裡有事，也沒留意周遭景色，只跟在陸晉身後，行了十來步後往東轉彎，穿過一個東西穿堂，繞過大廳走進一個院落。

「夫人呢？」陸晉沉聲問。

正房外的台階上站著一個俏麗丫鬟，她不敢直視世子，低眉斂目忙回答，「夫人在後院陪老夫人禮佛。」

得知母親不在，韓嘉宜有些失望，心頭卻不由得直跳，再次攥緊了手心裡的玉佩。

「嗯，那就先等一等。」陸晉眼皮抬都沒抬的道。

他雖說等一等，丫鬟雪竹卻不敢真教他久等，一面招待他們，一面給小丫鬟使個眼色。

小丫鬟會意，悄悄去後院找夫人。

沈氏嫁到長寧侯府已有八年，婆婆常年禮佛不問外事，丈夫溫和體貼，她沒有生育，不過兩個繼子對她倒算恭敬，可以說她在長寧侯府的日子過得還挺舒心。有時閒著無事，她會陪著婆婆禮佛。

小丫鬟匆匆忙忙告訴她，世子有事尋她，沈氏有些驚訝，隨即想到陸晉找她必然有要事，她略一沉吟道：「知道了，我這就過去。」

同老夫人打過招呼，沈氏匆忙趕回正房。

途中，小丫鬟小聲提醒，「夫人，世子帶了一個姑娘回來。」

「姑娘？」沈氏腳步微停，「什麼姑娘？」

按說以陸晉的年歲，早該定下親事，可是他生母早逝，由太后教養了數年，宮裡隱約透出訊息來，說是陸晉的婚事不用他們操心，沈氏也就不再提及此事。

如今聽聞陸晉帶了一個姑娘回來，沈氏眼皮一跳，不由得加快腳步。

剛一進院子，她就看見了負手而立的繼子，以及他身旁的姑娘，他們背對著她，沈氏看不見那姑娘的面容，見其身形纖細嫵娜，她正欲開口，繼子陸晉已然回身，朝她頷首致意。

沈氏指一指那姑娘，輕聲問：「這位是……」

她話音未落，那姑娘就轉過頭，明澈清麗的眸中淚光盈盈，嘴唇翕動似要說什麼。姑娘瞧著也就十四、五歲的年紀，莫名給她一種似曾相識之感，巴掌大的小臉瑩潤如玉，彎彎的眉下是水光盈盈的雙眸，就那麼直直地看著她，勾得她的心一抽一抽的有些疼，令她不由自主的向那姑娘走近幾步。

韓嘉宜一顆心狂跳著，耳畔如耳鳴般嗡嗡直響，她望著面前這個和自己血脈相連的女子。母親的相貌和她模糊的印象中有些出入，可是在沈氏出現的一剎那，她腦海裡模糊的面容一下子變得清晰起來，她清楚地聽到自己一聲大過一聲的心跳，開口喚道：「娘……」

沈氏瞬間睜大眼睛，臉上寫滿了不可置信。姑娘的聲音極低，可她還是捕捉到了那句「娘」。

緊接著，她聽見那姑娘輕聲說：「娘，我是嘉宜。」

很輕很輕的聲音，聽在她耳內卻猶如晴天霹靂。「嘉……宜？」

韓嘉宜攤開手，露出手心裡的蟬型玉佩，「這是娘給我的，娘離家的時候跟我說，我要是想娘了，就去寫字，一天寫一張，娘很快就回來了。」她看著自己的母親，緩緩勾起唇角，眼中卻有淚花閃爍，「我已經寫了三千多張了。」

沈氏只掃了一眼玉佩就認出是自己的舊物，再聽得「寫了三千多張」，瞬間淚如雨下。她一把將她攬在懷裡，「嘉宜，妳真是嘉宜！我這不是作夢吧？妳怎麼會到這裡來？」

「不是作夢，娘，是我從睢陽來找妳了。」韓嘉宜眼眶發熱，感覺猶在夢中，「娘，我是嘉宜，我很想妳……」

「嘉宜、嘉宜……」沈氏緊緊抱著她，心中又酸又暖。這十年來，她又何嘗不想女兒？她親生的女兒，她唯一的骨肉。

沈氏心中有許多疑團，嘉宜在睢陽好好的，怎麼會忽然來京城？怎麼沒提前託人帶信？她往女兒身後看了看，只看到她那個面無表情的繼子，卻不見旁人。嘉宜是和誰一塊兒來的？怎麼不直接來找她，反而先找了陸晉？

見這母女二人相擁而泣，陸晉緊抵著唇，眸色幽深。

韓嘉宜依偎在母親懷裡，片刻也捨不得離開這個溫暖的懷抱，但是她淚眼矇矓中瞥見了站在一旁的陸晉，心中一個激靈，她抬起頭認真地問：「娘，妳信我是嘉宜嗎？妳還記得我身上哪裡有明顯的印記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沈氏握著女兒的手，一時沒反應過來。

一旁的陸晉卻隱約猜到了她的意圖，他長眉微皺沒有說話。

韓嘉宜認真而固執的再問：「娘還記得我身上的印記在哪裡嗎？」

沈氏雖然不知道她要做什麼，但還是道：「妳小時候娘不知道給妳洗了多少次澡，妳身上哪裡有印記，娘又怎麼會忘？」

「在哪裡？」韓嘉宜追問。

「妳右臂手肘處就有顆紅痣。」

韓嘉宜笑了，她小心擦拭了眼淚，將玉佩放進母親手中，並將母親的手合上。

陸晉心念微動，低聲道：「罷了，妳……」

他話音未落，就見她將右臂的袖子擡起來，露出一截白晳光潔的手臂，右臂微屈，紅痣在肌膚雪白的手肘上格外顯眼。

「娘，妳是說這個嗎？」韓嘉宜笑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卻瞥了陸晉一眼，才慢悠悠地放下袖子。

陸晉垂眸盯著自己的鞋面，並不看她。

沈氏只當女兒是為了打消自己的疑慮，只覺得心疼，再次將女兒攬入懷中，輕聲道：「下次可不要再這樣了，妳大哥還在這兒，也不怕他笑話。」

陸晉輕咳一聲，雙眉緊鎖，目光一沉，手心卻燙得厲害。

韓嘉宜小聲道：「娘，他不會的。」

陸晉因此而笑話她？這不是他想看到的嗎？要不是為了自證身分，她哪會當著他的面擡起袖子讓娘看痣？這樣能打消他的懷疑了吧。

她抬眸看向陸晉，咬一咬牙道：「我能見著娘，還得多謝大哥呢。」

這話究竟有幾分真，陸晉無意細辨，他只淡淡地說：「舉手之勞，不必言謝。」

睨了她一眼他繼續道：「妳們母女重逢，應該有不少話要說，我還有事先告辭了。」

沈氏不敢攔他，忙道：「你自去忙你的吧。」待陸晉點頭離去，她才又攬著女兒

的手，進了正房。

揮手令丫鬟們都退下，她悄聲問：「嘉宜，這兒沒有外人，妳跟娘說，妳這些年過得怎麼樣？妳爹對妳好不好？妳、妳繼母待妳好不好？妳這次進京是跟誰一塊來的？怎麼找到世子那裡去了……」

母親一下子問了這麼多問題，韓嘉宜的眼淚瞬間決堤，她只喊了一聲「娘」，就忍不住抽泣起來。

「嘉宜，別哭。」沈氏一時手足無措，胡亂給女兒擦拭眼淚。

當初她嫁給韓方為妻，夫妻恩愛和睦，成婚三年後生下女兒嘉宜，可惜生產時傷了身體，大夫當時說得含糊，只說以後受孕比較艱難，生下嘉宜後三、四年，她果真沒再懷孕。

婆婆白氏提出要給兒子納妾，韓方毫不猶豫的拒絕了，白氏認定他是受了兒媳婦的蠱惑，她不顧兒子的哀求以命相逼，迫他休妻再娶。

沈氏不想丈夫為難，自請和離，從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

她不捨得才四歲的女兒，可是嘉宜姓韓，韓家又豈會同意她帶走女兒？和離後她依兄長沈修而居，在睢陽待了兩個多月，聽說白氏在給兒子相看新婦，她心灰意冷，便隨赴京上任的兄長離開了這個傷心地。再後來她無意間認得陸清，進了長寧侯府。

思及往事，沈氏眼眶微酸，心頭一陣難受，卻聽女兒道——

「娘，沒有繼母，我爹也不在了……」

「什麼！」沈氏大驚，她原本驚訝於「沒有繼母」，待聽到「我爹也不在了」她如遭雷擊，「妳爹不在了？怎麼會？」

韓嘉宜擦拭了眼淚，「我十歲那年，爹就不在了，我這幾年是跟著祖母和二叔的。」

沈氏抬手揉了揉眉心，好久才緩過神來，「妳爹是怎麼不在的？」

「生病。」韓嘉宜輕聲道，在她的記憶中，父親的身體一直不大好。

沈氏怔了片刻，才又問：「妳爹爹不在，那妳這些年……」她心裡悶悶的疼，沒有親生父母庇佑，這幾年嘉宜是怎麼過的？她一把抱住女兒問：「妳祖母和二叔待妳好不好？」

韓嘉宜沉默了，爹爹收藏了不少古玩字畫，手中有不少財產，他去世以後，二叔得了那些珍藏，表示要奉養母親，撫育侄女。這幾年二叔在吃喝上倒沒有虧待過她，但也僅限於吃喝上。她這個侄女是可以隨時被犧牲掉的，若非如此，她也不至於偽造路引匆忙進京。

「妳爹沒了，妳怎麼不早點來找娘？我以為、我以為……」沈氏眼淚大滴大滴的往下掉，落在女兒髮間，心裡充滿了悔意，她不該把女兒留在睢陽，更不該十年來刻意逃避不聞不問。誠然京城睢陽相距甚遠，訊息不通，可她如果硬要打聽，不會打聽不到。只是她以為，女兒雖然沒有親娘在身邊，可還有父親、有祖母，不會受什麼委屈。

韓嘉宜臉頰在母親手臂上蹭了蹭，有意撒嬌，「我那時候小嘛，現在長大了，不是來找娘了嗎？」見母親滿面淚痕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道：「娘，我餓了，有吃

的沒有？」

「有，當然有。」沈氏精神一振，連忙高聲喚丫鬟進來，吩咐準備膳食。她將桌上的糕點推到女兒面前，「妳先墊墊肚子。」

韓嘉宜今日水米未進，早就餓了，她洗手淨面，就著茶水用了幾塊糕點，才覺得身上有了些力氣。

沈氏坐在她對面，見她放下筷子，含笑問道：「合妳的口味嗎？」

「合。」韓嘉宜點頭。

沈氏拉著女兒的手，「嘉宜，妳以後也不要再回睢陽了，留在這兒陪娘好不好？娘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，娘不想再和妳分開了。」

她再把嘉宜的戶籍遷過來，讓嘉宜長住京城。

韓嘉宜毫不猶豫地點頭，「好。」猶豫了一下她又道：「我是想賴在娘身邊的，可是娘會不會不方便？」

母親現在嫁到了長寧侯府，不知侯府中人是否好相與。

沈氏溫柔摩挲著女兒的髮頂，幾欲落淚，「怎麼會，沒有什麼不方便的，老夫人和侯爺都很好，再說長寧侯府若是真容不下咱們娘倆，咱們走就是了。嘉宜，娘巴不得妳永遠賴在娘身邊。」輕輕擦拭了眼淚，她想到一事好奇問道：「妳怎麼先找上世子的？」

「誰？」韓嘉宜話一出口，隨即意識到娘問的是陸晉。她想了想，「哦，娘說大哥啊，我在客棧正好碰見錦衣衛捉拿欽犯……」

沈氏點一點頭，「原來如此。」分別十年，她心裡有太多的問題想問女兒，迫切地想知道女兒這十年的點點滴滴，但是她很清楚，嘉宜如果要留在長寧侯府的話，必須得儘快對侯府有些瞭解。

於是她緩緩地說道：「家裡的情況，我簡單跟妳說一下……」

第三章 有娘真好

其實韓嘉宜在睢陽時就知道母親改嫁到陸家，也打聽過長寧侯府的一些情況，但此刻母親鄭重提及，她也不由得認真傾聽。

「這侯府裡，最大的是老夫人，老夫人常年禮佛，是個再慈祥不過的老人，對小輩一向和善，妳只管拿她當親祖母一般敬重。侯爺性情寬和也好相處，侯爺之前娶過兩任妻子。」沈氏輕聲道，「他的原配夫人是成安公主，公主生下世子陸晉沒多久就去世了。老夫人做主，侯爺又娶了梅夫人，梅夫人也福薄，二少爺陸顯出生的當天，她就沒了。」

「世子妳見過了，他如今是錦衣衛指揮使，妳日後見了他定要恭恭敬敬，莫惹惱了他。二少爺妳還不曾得見，他比妳大了兩歲，還在讀書，他的姨母和表妹也在侯府，他姨母熱情爽朗，她的姑娘和妳年紀相仿，以後少不得要見面。」

韓嘉宜記在心裡，不免有些不安。

沈氏輕歎一聲，詳細講了各人的秉性、喜好以及相處之道，又問起女兒在睢陽時的種種。

母女倆正說著話，忽地有丫鬟來報，說是侯爺過來了。

韓嘉宜心頭一跳，立時站起來。

說話間一個中年男子走了進來，他四十來歲形貌和善。「聽說大姑娘來了，這位就是嗎？姑娘既然來了，就在這兒住下吧，也省得妳掛念。」他朝沈氏笑了笑，「別說，和妳還真有些像。」

「侯爺這話說的，我親生的女兒，又怎會不像？」沈氏含笑盈盈，她輕輕推了推女兒，「嘉宜，還不見過妳陸伯伯。」

韓嘉宜匆忙福身行禮，心裡微覺驚訝，這就是長寧侯嗎？怎麼和陸晉長得一點都不像？他看著比他兒子和善多了。

長寧侯哈哈一笑，「好孩子，妳叫嘉宜是吧？真是個好聽的名字。」他將視線轉向沈氏，「我昨兒還遺憾沒個女兒，嘉宜今兒就來了，可見老天真是待我不薄。妳陪姑娘說會兒話，教人給她收拾個院子，咱們侯府的姑娘不能受了委屈。」沈氏笑笑，倒是完全放下心來。她對這個丈夫很滿意，許多事情她還未提及，他就已經想到了，如今聽他言下之意，竟是毫無芥蒂地接受了嘉宜，她也鬆一口氣，「放心吧，我心裡有數。」

「妳們娘倆經久未見，想來有不少話要說，我先去書房轉轉。」長寧侯一笑，「今兒讓姑娘好好歇一歇，明天再認親，正好明天她二哥……」說到這裡，長寧侯停頓了下，向韓嘉宜求證，「妳多大了？我記得妳今年十四，是不是？」

韓嘉宜連忙應道：「是十四。」

「對，那妳是該叫顯兒二哥。」長寧侯點頭，「他明天從書院回來，你們兄妹也能認認親。」

長寧侯心知她們母女要敘別離之情，也不久留，打了聲招呼便匆忙離去。

沈氏又同女兒繼續先前的話題，「妳也看到了，侯爺很好相處，他都發話了，妳只管安心在這裡住下，萬事都有娘在，不用擔心。」

韓嘉宜已經許久沒有聽到這種話了，心裡一暖，眼眶發熱，她伸臂抱住母親，低低地道：「娘……」

有娘真好。

沈氏親自領著人安排院子、收拾房間，又將身邊的丫鬟雪竹撥給女兒。她握著女兒的手，聲音溫柔道：「嘉宜，娘在的地方就是妳的家，缺什麼就跟娘說，知道嗎？」

韓嘉宜連連點頭，「娘，我知道的。」過了一會兒她小聲感歎，「有娘真好！」

簡簡單單一句話教沈氏的眼淚差點落下，然而她什麼也沒說，只是輕輕拍了拍女兒的手背。

晚間，韓嘉宜沐浴更衣後並未立刻休息，她取出手笥，回想起母親白天的叮囑，鄭重寫了幾句。昏黃的燈光下，隱約可見娟秀的字跡——

大哥……需遠離……

放下筆，合上手笥，韓嘉宜吹滅了燈，上床休息。

床鋪鬆軟，錦被生香，她這一覺睡得很沉，一夜無夢。

次日，用了早膳後，韓嘉宜隨著母親去拜見老夫人。

正如沈氏所說，老夫人生得慈眉善目，知道韓嘉宜的身分後，她只是點了點頭，「挺好，是個招人疼的孩子。」她輕歎口氣，「既然來了，就好好對她，別教她受了委屈。」

沈氏笑道：「母親說的是。」她心知老夫人這裡算是已經應允了。

沈氏雖然早就猜到嘉宜肯定能留下，但這般順利還是讓她不由得心情舒暢，她暫時拋卻雜事，親自帶著女兒熟悉府中環境。

儘管分別了十年，但母女的天性還是讓她們格外親密。

這日午後，韓嘉宜見到了母親口中的梅氏母女。梅氏的姊姊是長寧侯的第二任夫人，梅氏年輕守寡，又無兄弟依靠，只得來投奔陸家。算起來，她比沈氏來長寧侯府還要早幾年。

梅氏三十來歲，衣衫素淨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她一見到韓嘉宜，就上前笑道：「這便是沈姊姊的女兒嗎？真像沈姊姊，一看就是個美人，跟她一比，我家阿雲可真成燒火丫頭了。」

她這般誇讚，韓嘉宜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姨母不要取笑我，令媛若是燒火丫頭，那我就是她手裡的柴火棍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就聽見兩聲輕笑，一個是沈氏，另一個則是梅氏的女兒陳靜雲。

陳靜雲今年十五歲，身材嬌小，相貌清秀俏麗，她原本只好奇地打量韓嘉宜，待聽得那句「柴火棍」，不由得笑出聲，見這位韓姑娘抬眸看著自己，她俏臉微紅，胡亂擺了擺手，「哪有這麼好看的柴火棍啊。」

沈氏也笑道：「沒見過這麼埋汰自家姑娘的，靜雲別理妳娘，到我這裡來，我給妳做靠山。」

梅氏做出著急的樣子，「沈姊姊要是這樣，那就別怪我搶嘉宜了。」

幾人隨意說笑，氣氛頗為融洽。

韓嘉宜記著母親說的話，知道梅氏爽朗熱情，陳靜雲溫婉沉靜，都不難相處，她的心情漸漸輕鬆許多。

長寧侯昨日提過二公子陸顯今日會回家，可天都快黑了，仍不見他的身影。

暮色四合，韓嘉宜和沈氏以及長寧侯一起用晚膳時，聽到丫鬟來報——

「二少爺回來了！」

長寧侯皺眉，「我還當他找不著自個兒家在哪兒呢！」

「爹你這可冤枉我了，我怎麼會不記得家在哪？」說話間，十六歲的陸顯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「我聽門房說，大哥昨兒帶了個姑娘回來，我是不是有大嫂了？」

韓嘉宜在聽到丫鬟的稟報時就放下筷子，屏氣凝神，準備認一認這位「二哥」。

見他一身長衫，眉清目秀，正暗暗感歎他和他爹長得真像，卻冷不防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，她怔了一瞬，有些哭笑不得。

「什麼？」長寧侯一愣。

陸顯視線梭巡，發現了韓嘉宜，目光在她臉上停留了一瞬，手一指道：「是她嗎？」

長寧侯抬手就往兒子腦袋上重重拍了下，「胡說八道什麼？這是你妹妹！」

陸顯腦袋吃痛，飛快地往沈氏身後躲，「娘，爹又要打我了！」

韓嘉宜睜大了眼睛，覺得不可思議。

沈氏攔在他身前，「侯爺，你打他做什麼？顯兒哪裡做的不好你教他就是了。」

她一回頭又對陸顯道：「你也別胡鬧，你爹說的沒錯，這是你妹妹，昨天剛從睢陽過來。」

陸顯雙目圓睜，「什麼？」

韓嘉宜定了定神，上前福一福身，「二哥，我是嘉宜。」

陸顯下意識還了一禮，「我是陸顯。」

韓嘉宜含笑點頭，心想，或許昨夜她在手笥裡記的「二哥活潑友善，可親近」似乎需要改一改。

誤會解釋清楚後，眾人不再提及此事。不過陸顯不著痕跡打量了韓嘉宜幾次，時而搖頭時而輕歎，被父親橫了一眼，立馬老實了。

晚間，長寧侯與妻子商量，「下個月老夫人過壽，大辦吧。」

「行啊。」正在卸耳環的沈氏手上動作微頓，「可上個月不是才說老夫人今年不是整壽，不大辦了嗎？」

長寧侯笑了笑，「此一時彼一時，現在嘉宜來了，跟那會兒又怎會一樣？藉著這個機會，教京城裡的人都知道，咱們長寧侯府也有個賢良貌美的千金小姐。」他半真半假的歎了口氣，「唉，就怕到時候求親的人把門檻踏破，妳又心疼。」

沈氏嗔道：「胡說什麼呢？」她雖這麼說，可心裡卻覺得不無道理。

韓嘉宜在長寧侯府的生活比她想像中要好很多。

長寧侯府人不多，內務由她母親沈氏做主，沈氏真心疼愛她這個女兒，呵護有加，唯恐委屈了她。侯爺待人溫和寬厚，每次見她總是笑呵呵的。老夫人常年禮佛，不大喜歡小輩們往跟前湊，連晨昏定省都免了。

主子們對她尊重，下人們自然也不敢怠慢了她，他們直接稱呼她為姑娘，彷彿她是正兒八經的侯府千金。

當然韓嘉宜自己大方懂事，進退有度，教人挑不出錯來。

沈氏為女兒感到驕傲的同時，不免心疼又遺憾，嘉宜如果在她身邊長大，不知是不是也如現在這般。

沈氏給韓嘉宜安排的院落位置較為偏僻，但是環境清幽採光也好，所住的房間窗外有幾株垂柳，枝條柔軟鮮綠，生機盎然。

此時韓嘉宜午睡起來，推開窗子，盯著窗外隨風擺動的柳條好一會兒，思緒飄飛，忽地靈光一閃，讓雪竹取出筆墨紙硯。

她正欲動筆，卻聽雪竹笑道：「姑娘，表小姐過來了。」

雪竹口中的表小姐正是二哥陸顯的嫡親表妹陳靜雲。

陳靜雲生得嬌小玲瓏，皮膚白淨，看上去柔柔弱弱。之前韓嘉宜聽母親講過，說這位陳小姐膽子小，不愛說話，然而韓嘉宜到陸家才四、五天，就發現母親對這

位陳小姐可能不甚瞭解。

大約是之前身邊沒有年紀相仿的女性，自從韓嘉宜來到陸家之後，陳靜雲對她格外親近，儼然把她當做了閨中密友。

她們兩人居住的地方相距不近，可陳靜雲依然時常過來找她，或是一起說話解悶，或是邀請她一起做針線。

韓嘉宜放下手頭的東西站起身，看向慢悠悠走過來的陳靜雲。

「嘉宜，妳在做什麼？」陳靜雲聲音很輕語速也慢，嬌嬌柔柔的分外惹人憐惜。

「我準備寫字。」韓嘉宜連忙吩咐雪竹上茶。

陳靜雲輕笑著擺手，杏眼彎成了月牙狀，「不用麻煩了，妳要是不忙，跟我一起去園子那邊走走好不好？今兒天氣挺好的，咱倆一起說說話、散散心，豈不更好？」

韓嘉宜聞言看向窗外，風吹柳動，她立時應允。

長寧侯府的園子建的不錯，佈局精美花木繁多，不知名的花卉開的正好，淡淡的香味瀰漫在鼻端。

兩人一道行走在花園間的小路上，韓嘉宜認真聽著陳靜雲的介紹，時不時點點頭，表示知曉。雖然娘說，陳小姐膽子小，不愛說話，不過在韓嘉宜看來，陳靜雲說的還是滿多的。當然這一點她很喜歡，至少從陳靜雲這裡，她對長寧侯府中的諸人又多了一些瞭解。

四下並無旁人，陳靜雲輕輕歎一口氣，在一株海棠邊站定。

「怎麼了？妳不開心？」韓嘉宜問，「是誰欺負妳了嗎？」她尋思著陳靜雲跟她處境相似而又不同，但寄人籬下，難免會有不如意時。

「不是。」陳靜雲搖了搖頭，「我娘今天跟我說起親事。」

畢竟是個未出閣的姑娘，提到「親事」二字，她俏臉微紅，目光也有些閃躲。韓嘉宜聽到親事心頭一跳，沒留心對方的神情，只隨口道：「提到親事很正常，妳今年就要及笄了對不對？」

「不是我的親事！」陳靜雲滿面通紅，急忙辯解，「是表哥的。」

「表哥？」韓嘉宜有些詫異。

陳靜雲向前快走了幾步，邊行邊道：「就是二表哥，他是我親表哥。」

長寧侯府主子不多，關係有些複雜，韓嘉宜當然知道陳靜雲口中的表哥是指二哥陸顯。她點一點頭道：「嗯，二哥的親事怎麼了？有人給他提親了？還是說姨母替他看上了哪家姑娘？」

「那倒沒有。」陳靜雲搖了搖頭，「我娘就是替他發愁。」又輕歎一口氣，「唉，照理說，婚姻大事向來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表哥的親事上有老夫人，下有侯爺、夫人，怎麼著也輪不到我娘操心。可是妳知道，我娘只有一個姊姊，她姊姊又只有表哥這麼一個兒子，說句託大的話，我娘是把表哥當親兒子疼。」

韓嘉宜「嗯」了一聲，「嫡親的姨母，自然是很親的。」

「我表哥今年都十六了。」

韓嘉宜心想，十六歲也不算很大，然而轉念想到一事，她又有些心虛，陳靜雲跟她提這些，是不是想要她給母親捎句話，留意一下二哥的親事？

「唉，其實主要還是大表哥的緣故。」陳靜雲輕歎道。

兩人邊走邊談，不知不覺走到了假山旁。

韓嘉宜下意識問道：「大哥？大哥定的親事對二哥有影響？」

這幾日她在長寧侯府都沒再見過陸晉，當然也沒聽說府裡有大小奶奶，她琢磨了一下陸晉的年歲，猜測他雖未成親，不過親事八成已經定下了。

陳靜雲面露詫異之色，「妳不知道嗎？大表哥沒有訂親啊！他母親是成安公主，他小時候由太后撫養了一段時間，太后說大表哥的婚事不讓咱們家裡管。」

韓嘉宜恍然大悟，「太后要給大哥指婚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陳靜雲輕歎著搖了搖頭，「我聽說，大表哥和明月郡主一起長在太后跟前，可能太后真有指婚的意思吧。不過也不一定，明月郡主早到了訂親的年齡，太后如果真有這想法，也不會拖到現在。」

「明月郡主？」韓嘉宜訝然，她在睢陽時聽說過明月郡主，當初景王墜馬而亡，其妻觸棺相殉，只留下一個女兒明月郡主，被太后養在身邊。

「是啊。」陳靜雲淡笑，「那年老夫人過壽，郡主還來過咱們家，也不知大表哥怎麼想的，他對郡主冷冷淡淡的……」

韓嘉宜隨口道：「男人心，海底針。」

陳靜雲咯咯直笑，「男人心，海底針？妳這話要是給……」她的話戛然而止，臉上的血色也在瞬間褪了個乾淨，「大、大……」

韓嘉宜心頭忽然生出一種不祥的預感，她順著陳靜雲的視線轉頭往身後望去，只見假山側一道玄青色身影筆直站在那。

陸晉神色冷峻，不知道站在那多久了。

韓嘉宜心虛，眼皮突突直跳，「大、大哥……」

她來長寧侯府這麼長時間都沒看見過他，怎麼偏巧他這會兒出現在這？她努力回想了一下自己方才說過的話，好像沒說錯什麼吧？

「我和郡主並無婚姻之約。」陸晉目光幽深，掃了她一眼，「有什麼想知道的，當面問我就是，不必向人打聽。」

韓嘉宜下意識道：「我不是，我……」她待要解釋兩句但又覺得像在狡辯，有道是背後不說人，她方才確實在談論他來著，還被他逮了個正著。

「大、大表哥……」陳靜雲回過神來，她從小就怕這位大表哥，今天又被發現自己在背後說他，她一著急差點掉淚，還忍不住咳嗽一聲。

「嗯。」陸晉神色倒還溫和，「身體不好就回去歇著。」

「是。」陳靜雲如遭大赦，暗舒一口氣，她福了福身匆忙離去。

韓嘉宜定了定神，心想自己或許也能打個招呼後離開，她試圖朝他笑一笑，然而剛揚起唇就聽到他說——

「妳，跟我過來。」也不等她回答，陸晉轉身就大步往前走。

猶豫了一瞬，韓嘉宜低頭跟了上去。

很明顯陸晉對於這園子要比她熟悉很多，他左拐右拐，在一大片木芙蓉前停下。

不過韓嘉宜無心賞花，她對大哥有種莫名的懼意。她想她需要就剛才的事情道個

歉，稍微解釋一下，思考了一下措辭，她輕聲道：「大哥，我……」

她剛一開口，就被他的眼神給打斷了。

陸晉冷聲道：「明月郡主是景王遺孤，太后拿她當親孫女，我和她並無男女之情，也沒有婚約。」

韓嘉宜心裡咯噔一下，赧然又心虛的道：「我……」

「沈夫人認了妳，妳就是長寧侯府的小姐，妳想瞭解這府上誰的情況，大可以直接當面詢問，不必私底下向人打探，妳以為靜雲什麼都知道？」陸晉微眯起眼沉聲道：「今天的事情，我不希望有第二次。」

「大哥說的是，是我不好，以後再也不會這樣了。」韓嘉宜連連點頭認錯，可她心裡卻忍不住想，難道她還真能像他說的那般直接衝到他面前，問他一句，「你訂親了嗎？」再說，這也不是她非要問的，是她和靜雲在聊天時，話題不知不覺拐到關於他的事。

他是否訂親和她關係不大，她最多只需要操心一下將來和大嫂相處是否和睦。不想在這件事上過多糾纏，韓嘉宜思緒轉了幾轉，她眉眼彎彎，笑著主動換了話題，「大哥今天怎麼在家？」平時可是都見不著人影的。

陸晉掃了她一眼，似笑非笑。

他這段時日確實很忙，楊洪升被抓以後，他要處理的事情不少，有時候直接歇在指揮使司，或者乾脆去梨花巷陸宅。今日事情告一段落，他難得有空才回長寧侯府，聽說他母親當年手植的木芙蓉開花了，他心念微動便進園子看看。

芙蓉花開得正豔，他留意到不遠處的假山似乎有被人動過的痕跡，他雙目微斂信步而至，不料竟聽到有人問：「大哥定的親事對二哥有影響？」

聲音如風吹碎玉，悅耳動聽，陸晉皺眉，立刻聽出這是韓嘉宜的聲音，眼前瞬間浮現她初換女裝，在陽光下朝他微笑的模樣。

他站在假山後，聽見兩個姑娘妳一言、我一語的越說越不像話，竟是要把他和明月郡主扯在一起，他緊皺眉頭抬腳走了出來。

韓嘉宜沒聽見他的回答，正猶豫著是要再問一次還是換一句話，卻聽他不緊不慢道——

「怎麼？我自己的家，我回不得？」

「不不不！」韓嘉宜心頭暗暗叫苦，連忙否認，「你別誤會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不過是想著這些天一直都沒見到大哥，還怪想念的。」

陸晉愣了一下，很快他雙眼微眯起來，輕嗤一聲。想他？

「大哥，我出來有一會兒了，大哥要是沒有其他吩咐的話，我能不能先回去？」韓嘉宜小心翼翼覷著他的神色，實在不想跟他待在一塊兒。

陸晉眼皮抬都沒抬，似漫不經心的道：「急什麼？我的事情妳知道了，妳的事情，我還沒問呢。」

「嘎？」韓嘉宜一怔，不覺緊張幾分，不好意思的問：「我有什麼好問的？」

陸晉勾唇吐出兩個字，「路引。」

韓嘉宜沒想到他居然舊事重提，略一思忖，「路引不是問過了嗎？大哥明察秋毫，

那的確是假的。」

「我知道是假的，我想問那假路引是何人所做？能讓妳通過從睢陽到京城的一路關卡？」陸晉微微眯起眼，「不知他給多少人做過？」

韓嘉宜一顆心怦怦直跳，小聲道：「我說了大哥千萬別惱……是我自己做的。」

「嗯？」

韓嘉宜視線微移，不去看他的臉色，「我沒有路引，就自己想法子造一個。本來是想用胭脂塗印的，可是又不像，只好用蘿蔔雕了一個，我還以為一模一樣呢……」她說到這裡，眼中忽然迸發出耀眼的光芒，直直看著陸晉，「沒想到大哥這麼厲害，一眼就能看出來！」

她看向他滿是崇敬的眼神太熾熱，陸晉忽然有些不大適應，一時間竟沒有再追問下去的興致，他抿了抿唇，胡亂揮一揮手道：「知道了，妳回去吧。」

「謝謝大哥。」韓嘉宜喜上眉梢，朝他福一福身轉身就走。

起初她還走得端莊典雅，可行了一段路後，回頭已看不見他的身影，不由得越走越快，急匆匆出了園子。

看來，遠離大哥還包括儘量少提他。

Crescent